

村人阿二，因排行第二，屠夫出身，人称杀猪二。杀猪二，皮实矮个，浑身是肉，以肚皮长得圆溜闻名远近，用他的话说，人还没跨门槛，肚脐先进门。当然，他一身肚板油让他很是出名，坊间关于他的传说不少。

20世纪90年代流行BB机，用于通讯，火柴壳大小，时人常挂腰间。一日，在杀猪二案台附近，“滴滴”脆声响起，旁人从腰间摸出BB机来看，却不是呼叫自己，但“滴滴”却响个不停，从杀猪二身上传出。众人很奇怪：他仅穿大短裤筒，又没有裤兜，藏哪了？只见杀猪二皱皱眉头，抓起一块布抹了抹手，用手扒拉翻开肥厚下垂的肚腩内，哇，BB机，还有皮带露了出来！众人先是愕然，继而捧腹大笑。杀猪二却悠闲地用“大砖块”（大哥大手机）复机，回完话，杀猪二小眼睛笑得眯成线，乐得肚脐朝天颠儿乐。杀猪二卖肉不掺水，不缺斤短两，虽然老婆很早跟人跑了，却不影响他每天过烟火日子，把儿子拉扯大。

杀猪二的儿子叫细弟，情窦初开那年与小花椒对上了眼，爱得如胶似漆。杀猪二没什么想法，倒巴望他们早日成亲生娃，结婚用钱嘛，杀猪二早攒好啦。偏偏小花椒他爸柄叔眼角高，扳起手指头喊价：“细弟要有在县城买的房子，要有车，四轮的。”好办！杀猪二啥话不说，在县城买了四房一厅大房子，买了一辆十几万的国产车，全款购买。还放话说房子车子过户到未来儿媳姑的名下。不料柄叔却叫“且慢”，“不算，我提出的是占天占地起的房子，我提出的是二十多万的小车！”杀猪二急得跳起来：“阿柄，你这龟孙，你这不是为难我吗？”柄叔斜眼冷笑：“我就是为难你怎么了？”杀猪二气得圆肚皮起伏：“你对我怎么样不要紧，可不能在娃们之间横插一杠呀！”柄叔“哼”声脸梗一边，吧嗒抽烟。杀猪二气势软了下来：“阿柄兄弟，咱俩打小就暗里比较，明里抬杠，虽说现在咱还不是富甲一方，但小康是上了，当然，你比我强多啦，你都流转了百来亩土地搞大棚种植，不像我整天跟着二师兄打交道，自己都肥得快变成二师兄啦！”柄叔长叹一声，依旧不松口，杀猪二只好悻悻而归。

小花椒偏偏接了柄叔的倔样，非细



弟不嫁，整天梨花带雨，泪水浇得柄叔烦心，骂完细弟，又骂杀猪二。一天下午，细弟有气无力地帮忙剔骨头，杀猪二躺在案台旁的椅上，喝了几口茶，转头对摘菜的小花椒说：“我听你爸说过，你妈生前帮你打过一个金戒指是吗？”“是的呢，我爸还说了，我妈交代过，这个金戒指等我结婚了戴上，可不能丢了，丢了我的小命就会有危险。”小花椒像想起了什么，望向杀猪二，杀猪二调皮地眨眨眼。

第二天一早，人群排队等着买肉。小花椒满头大汗跑过来，挤到案台前，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叔，露馅了，被我爸那个老古董发现了，给！”东西往杀猪二手里一塞，人马上跑开了。杀猪二一愣，转过身去，正好与柄叔面对面，他呵呵笑道：“亲家，割点肉？”柄叔眼睛狠狠剐了他一下。偏偏好事者发话了：“柄叔，别逗啦，你妞把东西交给她家公保管啦！”人群哄笑起来。杀猪二一愣，用剔骨刀背拍打案板，抗议说：“药不可乱吃，话不能乱说啊！”“是的是的，就在他身上。”好几个人跟着嚷嚷。柄叔阴沉着脸，眼睛一斜：“你，举起手来！”杀猪二竟然乖乖举手，皮笑肉不笑地叼着烟。柄叔卷起袖子，两只手环过杀猪二的腰部，众人屏住了呼吸。这时，杀猪二慢悠悠地说：“等一下。”众人 and 柄叔一愣，柄叔问：“怂了？”杀猪二一脸正气地说：“我杀猪二，虽说一介屠夫，却也是有尊严的，不能被人污蔑了。阿柄，咱亲家俩立个赌如何？”柄叔眼一斜：“谁跟你亲家俩，八字还没一撇，快说！”“若你从我身上搜出你家的东西，我杀猪二无话可说，算咱与你无缘结亲

家。若你搜不出，对不起，咱还是亲家，怎样？”杀猪二两眼雪亮，像锋利的刀面，盯得柄叔心里发怵，他才一迟疑，边上人马上给他鼓劲：“就在他身上，错不了！”柄叔心一横：“赌！”两只干瘦的手摸向杀猪二腰间，一只手翻皮，一只手在里面摸索。杀猪二呢，两手半悬空中，眼睛微眯。柄叔摸了一圈又一圈，皱着眉头：怎么没有呢？边上一个手脚麻利的人帮忙，连裤头耳和皮带都顺过一遍，硬是摸不出东西来。柄叔急得要哭了，杀猪二眯半睁眼说：“亲家，牙齿当金使，说话可算数。”柄叔狠狠瞪他一眼，掏出手机，猛拨一通后，急拍屁股：“完了，小花椒这妮子也说不在她那，她说急着跑路，一定是丢了。”杀猪二却逗柄叔：“邻里街坊都在作证呢，娃们的事情就这么定啦。”柄叔哭丧着脸：“答应了又如何？丢了那玩意儿，小花椒小命不保呀！”杀猪二一边笑，一边冲柄叔喊“接着”，只见空中一闪，一枚金戒指稳妥地落到柄叔手里。柄叔喜极而泣，捧着金戒指，久久地望着，突然他指着杀猪二：“好你杀猪二，你倒是藏得深！”绕着案台便追杀猪二，杀猪二甩开脚丫子落荒而逃。

时光飞逝，慢慢地，杀猪二搬不动猪肉了，光荣“退休”，细弟和小花椒接班。杀猪二每天带孙子孙女，喝茶摇扇。孙子玩够了，跑过来：“爷爷，给我个硬币，我要买根冰棍。”“好嘞，自己拿。”孙女玩够了，也跑过来：“爷爷，给我个硬币，我要买话梅。”“好嘞，自己拿。”“爷爷，你的肚脐眼好深，藏有好多硬币。”“呵呵，爷爷的肚脐眼呀，还藏有乾坤呢。”



朝霞映红枫

施永洪 摄

城市容不下悲伤，泛起的小情绪只有在宁静的龙水边遣散。抛一颗石子，就像当年丢下的记忆，有欢笑，哭泣，窃窃私语，放声歌唱，所有的痛快与不悦，龙水通通接纳了。

行走于龙水边，假装再像当年倾诉衷情，竟然发现，原来的假意已成真！只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人已变得敏感、柔弱和多疑。有时灿烂的笑容下结着一层淡淡的冰霜，有时静静的眼眸里多了几分潮湿的暗悔。

白天走进楼宇，晚上踩着朦胧的灯光回家，疲惫与寒颤袭来，困顿也随之而来。面对墙院内的一棵梧桐，才真正体味了冬季的意味。发黄的梧桐叶，旧时光的自行车，让人想起什么，也许是某个清晨的铃声，惊醒沉睡的迷雾，或者是某个夕阳沉醉的傍晚，撷取一些莫名的情绪。

此时，一缕暖阳落在衣服上，融化昨夜被烈酒浇透的黑夜；爬进眼睛，融化积淀的忧伤；沉浸在肺里，浇灌两片肺叶，令它们通透和顺畅；揉入身躯和骨髓，唤醒沉睡的神灵。或许，它安慰每一座大山，安慰每一条河流，也安慰每一个人，每一个故事和每一段情。

当然，这阳光也爬上了老渔翁的网，捋一捋满头银发和沧桑的胡须。“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老渔翁谈笑间，又过了一个星期的冬天。

“龙水里的动物比岸上的动物多，有狗鱼，老鼠鱼……”老渔翁漫不经心。

“有人鱼吗？”

“有，只要你想的，龙水里都有。”老渔翁依旧不紧不慢，用皲裂的双手整理打结的渔网。

乌篷船闪着亮光，在如梦如幻的水中摇晃，收音机传来的歌声，在岸礁、竹林、榆树和鱼竿上萦绕。

他与浣洗的妇女打招呼，他们像一家人，平淡地拉家常，话语也清得如龙水，皎洁泛光。一条黄狗轻踏着脚步来到龙水边，它看了看，望望对岸，一个猛子扎进水里，欢快地游，不时吠两声，打断老者与妇女的对话。

龙水岁月静好，俗世繁花如烟。把所有的一切负累都抛给我吧，龙水说。

对，把一切都抛给龙水吧，那一条无需承载漂流瓶的河流，同样也能带着你的记忆通江达海。某一天，你会升起风帆，朝着有光的远方驶去！

生活在望仙坡，我自豪

张 凯

从一九三九年昆仑关的枪声
到一九五八年自治区成立的欢呼声
从老一辈革命家汇聚邕江岸畔
到中国—东盟博览会永久落户绿城
从南宁被错为南京
到南宁的名片洒遍神州
从盘曲在崎岖城中小道的困扰
到宽阔的道路穿梭邕城
从南宁只有两条半烟囱
到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看今日南宁，凝聚钢铁般的力量
生活在望仙坡，我为自己自豪

邕江的绿水含情
邕城的青山作证
改革开放的红利南宁昂首挺进世界
大地飞歌的唱响洒向世界的南宁名片
民歌湖水的歌唱，美丽家园的绿城再添新装
邕江座座大桥的雄姿
看今日南宁，凝聚钢铁般的力量
生活在望仙坡，我为自己自豪

望仙坡的悠长岁月像一支舞蹈
跳出了望仙坡人向上的欢快舞步
望仙坡的时代生活像一首歌
唱出望仙坡人富裕生活的甜蜜曲调
望仙坡人的奋斗精神像一块巨石
夯出民族团结优越性和生命力
望仙坡的辉煌巨变像一束激光
折射出望仙坡茁壮成长和民族辉煌
望仙坡的民生工程像一桶黄金
洒向望仙坡人工作生活舒适家园
看今日南宁，凝聚钢铁般的力量
生活在望仙坡，我为自己自豪

忆望仙坡，从低矮的茅舍遮风挡雨
到家家户户都是青砖绿瓦高楼大厦
忆望仙坡，油灯丁点亮饭桌不闻香
到电灯照亮山珍海味实在很平常
忆望仙坡，从封闭落后中艰难起步
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改革开放的首府明星
忆望仙坡，从难以看到的露天电影
到老百姓精神世界黑白走向姹紫嫣红
忆望仙坡，从鸿雁传书要半个月
到手指一点亲人朋友就看到信息
忆望仙坡，我为你骄傲更为你自豪

我骄傲露出内心的喜悦由衷地欢畅
忆望仙坡，我为你骄傲更为你自豪
我自豪首府豪迈地走向了繁荣富强
看今日南宁，凝聚钢铁般的力量
生活在望仙坡，我为自己自豪

美丽的望仙坡，神采飞扬
在这片神圣的土地上勃发出震惊世界的力量
美丽的望仙坡，如画诗意酣畅
古老的邕江焕发出辉煌的容光
美丽的望仙坡，神奇豪迈的歌喉
贫瘠的土地翻卷出丰收的喜悦与尽情地欢唱
美丽的望仙坡，顺应时代潮流
民族团结永远在人民的胸中激荡
美丽的望仙坡，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再一次用腾飞的巨笔再绘望仙坡的辉煌
看今日南宁，凝聚钢铁般的力量
生活在望仙坡，我为自己自豪

回 家

陈树良（毛南族）

当那封不由我写的诗
递到
你们眼前
是在说一件好消息
我回家了

行囊的一切
我分给了路人
在某个划破黑暗的房间
在某个帘幕后的喜极而泣
在一声声把人拉回怀抱的呼唤
在大地的又一场春雨
我回家了
依旧浑身稚气
脚步轻盈